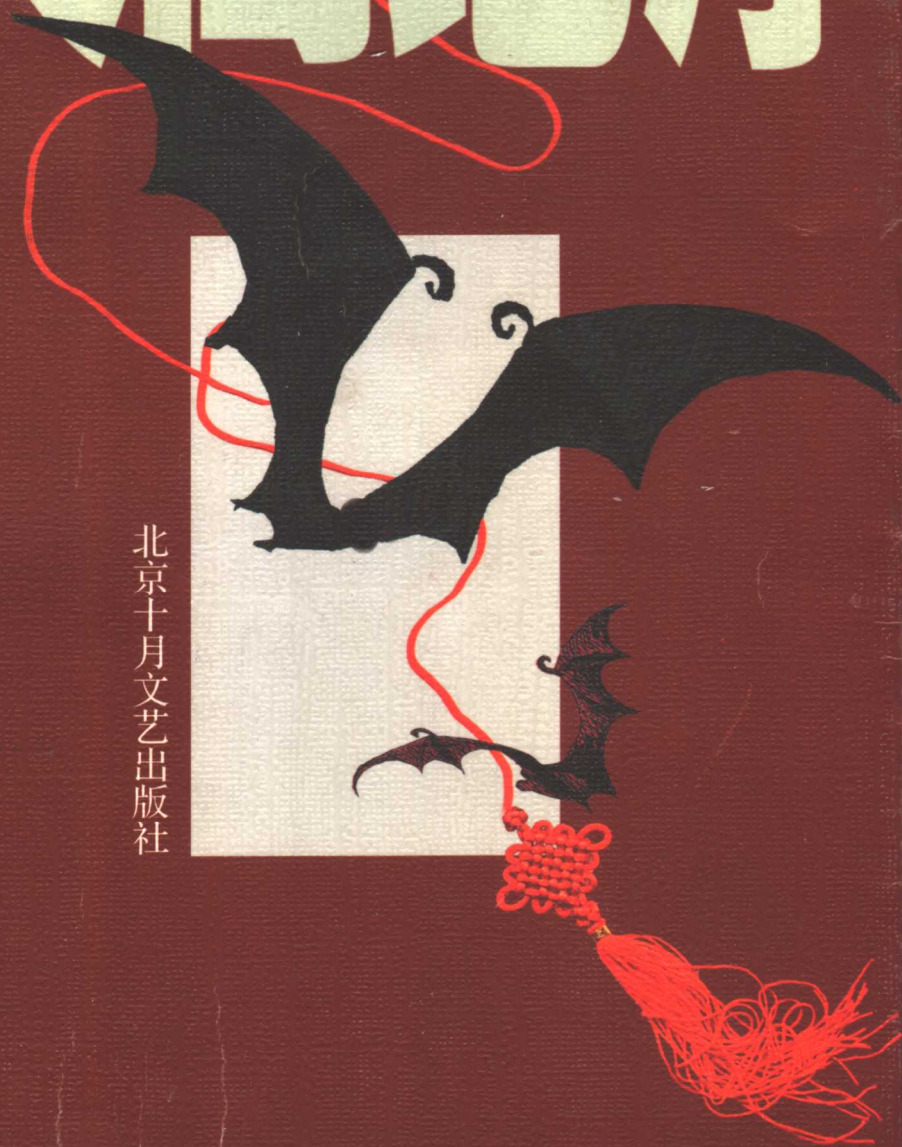


关仁山 著

天高地厚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天高地厚

陳永實題

Acy68/01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高地厚/关仁山著. -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
2002.11

(十月长篇小说创作丛书)

ISBN 7-5302-0663-X

I. 天… II. 关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3726 号

天高地厚

TIAN GAO DI HOU

关仁山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20.25 印张 470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0

ISBN 7-5302-0663-X

I·649 定价: 28.00 元



W. H. L.



作家小传

关仁山 满族，1963年2月生于河北唐山丰南市，1981年河北昌黎师范学校毕业后当过教师、乡文化站长和县政府秘书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与著名作家何申、谈歌被文坛誉为河北“三驾马车”。

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，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《风暴潮》《福镇》等五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大雪无乡》《关仁山小说选》《野秧子》等九部，以及中短篇小说《大雪无乡》《九月还乡》《落魄天》《苦雪》等，约计五百余万字。作品多次被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新华文摘》等转载。

两次获《人民文学》优秀小说奖，获第六届《十月》文学奖，小说《船祭》获香港《亚洲周刊》第二届世界华文小说比赛冠军奖，小说集《关仁山小说选》获中国作协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等。部分作品翻译成英、法、日文字。作品多次被改编拍摄成影视作品或话剧等。



天高地厚

陳東寶題



蝙蝠在西方被看成与魔鬼、黑暗相关的不祥之物。可是在中国的华北平原，五只蝙蝠飞聚一起，常常表示五种天赐之福的降临：长寿、富裕、健康、好善和吉祥。

——题记



目 录

白蝙蝠卷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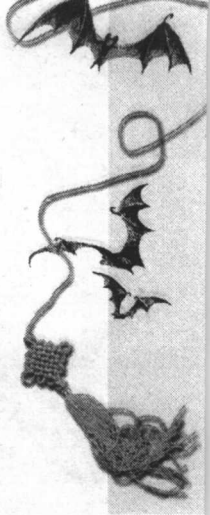
蓝蝙蝠卷 121

黑蝙蝠卷 241

绿蝙蝠卷 367

红蝙蝠卷 492

后记 638



白蝙蝠卷

蝙蝠村的媳妇嘴巴臊，蝙蝠村的姑娘秧歌扭得好。——这是村里的秧歌队。秋收的一个上午，梁双牙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回来，在路上碰到了村里的秧歌队。刚下过一场保墒雨，地面有点潮湿，路边黄熟的玉米秆也是湿漉漉的。跳到路上的青蛙听见锣鼓响，没命地往河沟里蹦窜。梁双牙呼扇着漂白褂子看姑娘们扭秧歌，姑娘们手里舞动的红绸子跟她们的嘴唇一样鲜艳。不知是哪家姑娘装扮成跑驴儿，颠到兴头儿上还要在路上烟遮雾罩地打个滚儿，狐狐地丢给男人们一个媚眼。





年不年节不节的，咋扭起了秧歌？梁双牙心里嘀咕着，就听见周五婶跺着脚喊，快看啊，过来啦！

梁双牙顺着村人的视线看去，石砢铺成的村路上，几辆玉米收割机隆隆地开过来，带来一阵风，风被阳光晒得热起来。领会的老头儿手一挥，锣鼓齐鸣，姑娘们的大秧歌就扭开了。

梁双牙明白了，村里人正用秧歌队拦截玉米收割机呢。年景旺哩，玉米把阳光吃掉了，就如潮湿的热气被人的身体吸掉一样。梁双牙攥车把的手掌潮湿了。天刚放晴，虚着眼睛遥望九月的冀东平原，阳光照耀着平坦的原野，光影像薄纱缓缓地流着。大田里有人放开嗓子吆喝着，吃烤玉米喽！吃烤玉米喽！这声吆喝勾起梁双牙肚里的馋虫。每年收秋时吃烤玉米都格外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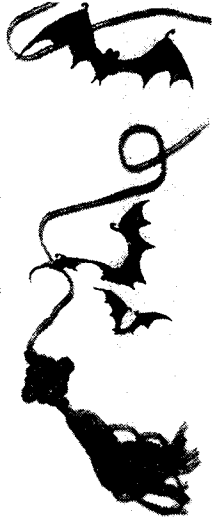
吆喝声时断时续，好像跟远处的熟人亲热地打着招呼。铺天盖地的秋庄稼，泛着迷幻的金黄色，看在肉眼里就是银白色的了。玉米林子比房屋还高，使他看不到村庄。但他看见北面桥头秋阳下的脊背，男人女人的腰们朝棉田深深弯下去。四顾茫茫，都是无限耀眼的白棉花呀。他不时看到一些鸟儿从棒子地飞到棉田那边去，那块玉米地是梁家的，棉田则是鲍家的。秋阳蒸腾着地气，一浪一浪在平原上滚动着，跳跃着。土腥气和秋天的香气从地垄里融融漫卷开来，随那锣鼓声缓缓飘到村巷里去。

收割机被截住了。车里有邻村的领车人，领车的小伙子把脑袋伸出来，笑着作揖，说蝙蝠村的大姐大嫂们，你们就把我们当个屁——放了吧！

周五婶赤裸着上身，抱着吃奶的孩子喊，车里的光脸犊子听着，今几个，你小子的屁也是香的！

领车人咧咧嘴说，瞧啊，谁说蝙蝠村的娘儿们嘴巴臊？那





位大嫂多会说话儿！

周五婶笑着说，那你就下车吧！只要把我们村的玉米收了，不会亏待你们！

一个东北口音的司机说，光耍嘴皮子不行，你们拿啥招待我们？

领会的那个老头儿喊：要酒，有好酒；要肉，有好肉！

领车的男人探出脑袋嚷，光酒不行，要好肉！你们舍得把好姑娘献出来吗？

周五婶把奶头从孩子嘴里拔出来，好啊，小犊子胃口不小哇，那得先把你的家伙掏出来亮亮相！看够不够个儿？

领车人吓得缩回脑袋，两条腿故意抖抖地打起颤来。一阵哄笑之后，那个老头儿一抖手里的小彩旗，喊一嗓子，姑娘们，扭起来，扭起来！于是秧歌就又扭动起来，跑驴儿竟然滚动在收割机前的轱辘底下。姑娘们的额头上甩着亮亮的汗珠子，脸被红绸缠绕着，红色又被秋香浸着，那红色就显得有几分温柔了。周五婶悄悄对姑娘们说，撒开了扭吧，这帮龟儿子啥时下车，就啥时停！记住啦？

梁双牙笑着站了一会儿，心说，高，实在是高！这是谁家在用这个法子拦截玉米收割机？当他看见老爹梁罗锅时，蓦地就明白了三分。

梁罗锅背驼得厉害，后脊上没有啥东西，却像拱出一个大肉瘤似的。梁罗锅明显老了，笑容里充满慈祥，他满脸皱纹地笑开了，目光被前头的鲍真吸引着，根本没有理会梁双牙的归来。秋收过后就要播种冬小麦了，他派二儿子梁双牙去买新麦种，可就在梁双牙离开蝙蝠村的这几天，双牙的恋人鲍真回来了。今年是联产承包的第七个年头，玉米种植面积大，收割成了难题，附近几个村的村民都在拦截玉米收割机。





梁双牙挤在密匝匝的人群里，看见大哥梁大立牵着花色奶牛看热闹。梁双牙往人群里挤了一下，目光辗转着，一眼看见了秧歌队里荣荣的笑脸，他笑了。荣荣跟鲍真一起上城打工，她回来了，那鲍真不也回来了吗？荣荣脸上没涂白粉和胭脂，看上去有一种自然美，眉眼挤弄着，水蛇腰一拧一拧，吸引着好多男人的目光。

梁双牙刚转身想走，忽听一声，双牙哥！梁双牙先是一愣，回头一看是荣荣，就笑了。荣荣歪着脑袋说，你看见鲍真姐了吗？梁双牙惊喜地说，她也回来了？荣荣比原来丰满了，是普通庄稼人所梦想的那种女人。她仰望着他，眼睛很亮，身子往前倾斜着。梁双牙笑着说，荣荣，你们这是——

荣荣说，这是鲍真姐的主意，给咱村几家子一块儿拦截玉米收割机。

荣荣跟他套近乎说，跟我说，你想不想鲍真姐？梁双牙红了脸。

荣荣一溜出队伍，就被一旁督战的鲍真看见了。鲍真不动声色，冲着领会的老头儿努努嘴。老头儿把烟头拧了，狠狠地吧荣荣吼回去，还没鼻子没脸地训她。荣荣吓得直吐舌头。

梁双牙幸灾乐祸地笑着说，好好扭吧！一抬头，正好与鲍真的目光相遇。鲍真惊喜地走过来，亲热地喊，双牙！双牙！梁双牙赶紧迎了过去。鲍真终于回来了。秋日照耀着的鲍真，身材在阳光下显高了，脸蛋儿白润润的，仍然很漂亮，额头光润，上身挺得跟水葱似的，胸脯鼓鼓地起伏着。长长的双腿穿着发白的牛仔裤，把屁股沟都裹出来了。在城里待久了，就换成了这副打扮。鲍真冲着梁双牙笑，悄声说，傻样儿！梁双牙憨憨地笑，说你再不回来，我可就废了！两人都大笑起来。

终有一天，依恋将代替欢爱成为爱情的主调。





鲍真就是这样一个女人。女人对第一个爱她的男人总是终身难忘。梁双牙说话有点口吃，显得笨拙又憨实，鲍真感觉可靠又可笑。她觉得梁双牙挑不出啥坏毛病，按照娘的标准，庄稼人嘛，身体健壮、干活勤快、舍得挨累、晓得节俭，这就是好样儿的。

梁双牙跟鲍真是同学，高考落榜之后，他们聊了整整三个晚上，双双就进入恋爱阶段了。是爱情重新唤起了梁双牙对土地的深厚情感。从鲍真姑娘身上，他找到了纯朴美丽的东西。是她让他不再害怕劳动，是她让他对土地有了信心。白天是劳苦的，但他有每一个愉快的夜晚——

怕下雨，老爹梁罗锅派他和大哥夜里到田里运谷草，这个时候，梁双牙就偷偷喊上鲍真，先帮着梁家运谷草，后来就给鲍真家运。鲍真趴在谷垛上，脑袋几乎抵住他的后颈，谷草的芳香，跟鲍真的身体一样使他迷醉。他递给鲍真一截青青的玉米秆，说比南方的甘蔗还要甜。她嚼起来，一股新鲜的汁液爽爽地流进她的嘴里。她让他闭眼，轻轻将嘴唇对准他的嘴巴，满口甜汁，刺溜一声，送进他的嘴里。他把甜液吞咽进肚里，一把搂住了她的脖子，喃喃地说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！你知道吗？

他从脖子抚摸到她细长的双腿，他早就恋上这双腿了。鲍真的黑发一下子就散开了，说双牙，你娶了我吧！梁双牙摇摇头，说我福浅，怕架不住啊！鲍真骂着，你少来这套！我算看透了，有刀净往死猪上砍！梁双牙被逗笑了，在他看来，他们婚姻的前景依旧像平原上的雾气一样模糊。然后他们就换了话题，鲍真跟他流露出一自己对大平原的向往。鲍真让梁双牙发誓，无论遇到什么挫折，他都要陪她在蝙蝠乡生活，白头偕老，然后陪伴她徒步行一遍冀东大平原。梁双牙就举起手来起





誓：只要我梁双牙还有一口气，就是你鲍真的人，我愿意陪伴你走遍冀东大平原的每一个地方！

鲍真、荣荣跟随村里的姐妹们要到城里打工去了。那天黄昏，鲍真到棒子地里看梁双牙，将她那处女身子献给了双牙。在铁桥下的草滩上，鲍真的血润湿了秋草。鲍真让梁双牙辨认鲍家所有的田亩、地块。看着村里大块的田地荒芜，鲍真也都在心里记下了。鲍真说咱们太穷，我到外头挣些钱回来，我娘和我姥爷就托付给你啦！梁双牙眼见着鲍真从羊肠子一样的田埂上消失了，像梦一般虚幻。

女人的心谁也弄不懂，土地上的事谁也说不清。联产承包之后连续几个丰收年，梁双牙也感觉疲累了，他盼望已经走了好几年的鲍真快点回来。去年这个时候，梁双牙和哥哥梁大立也曾去城里打工，找不到工作，哥儿俩就摆摊炸油条。丢下锄把，好像就不再是庄稼人哩。大哥梁大立明白，弟弟双牙是奔鲍真去的，可是没有找到。转过年，村长荣汉俊就带着人去城里，将他们哥儿俩拽回蝙蝠村种田。

鲍真，你过来！梁罗锅喊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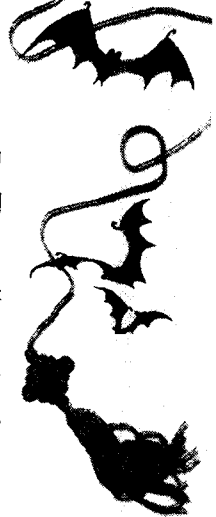
鲍真脆脆地应着走过去了。

鲍真朝收割机走去，进行一场收割玉米的谈判。这是梁家、鲍家和几户农民的联合行动，雇用花会队的开销几户均摊。梁双牙只好朝鲍真挥了挥手，说我回家等你啊！看着她摇动的细腿，竟然有一股滚烫的东西冲上了脑门。

看得出来，鲍真是这个秧歌队的主宰。梁双牙记得，鲍真在村里劳动的时候，留着齐耳短发，走路轻盈活泼。可如今成了挑梁拿事的当家人，城里打工的辛苦竟然没有使她的腰肢变形。几年了，梁双牙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鲍真。

梁双牙又站着看了一会儿，秧歌停了，收割机上的老客儿





被周五婶几个娘儿们拽了下来。鲍真在老客儿面前表现着她的伶牙俐齿，把个周五婶牛气得拍着大巴掌喊：牛犊子们，我们蝙蝠村这样儿的姑娘，你们也敢要？

梁双牙骑车回到家，站不安立不稳的。他娘玉环看完扭秧歌回来正忙着做午饭，老爹梁罗锅和大哥梁大立就进了家门。梁双牙问爹，鲍真咋没回来？梁罗锅满口夸奖说，这孩子带着收割机给咱家干活儿呢！双牙，麦种买回来了吗？梁双牙的心思哪儿还在麦种上？随便说一声“买来了”，就要走。梁罗锅喊住了他，说让他先吃饭，然后到秋田里给鲍真送饭去，梁双牙这才勉强坐了下来。梁罗锅趁着等饭这会儿工夫去收拾后院的菜园子。

这个时候，荣汉俊走了进来。村长大人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梁双牙应酬着：坐，村长坐啊！

荣汉俊村长扫了眼屋里又叹了口气：鲍真她们回来就好哇，外头那么好混吗？不管进城还是还乡，这鸡巴年头，腰包最瘪的还是咱农民。穷些儿没啥，还处处吃瘪子受气，你知道小木匠云舟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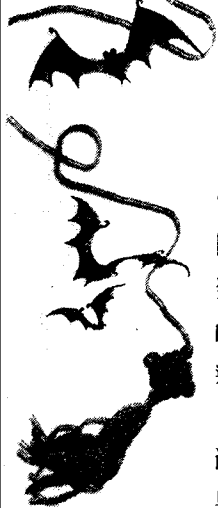
梁双牙点头说，知道，他咋啦？

荣汉俊说，他瘸着回来啦！在城里给人家装修房子，包工头拖欠他一万多工钱，他去找人要，不但没拿着钱，还被城里人打折一条腿！要是在家种地，有这事儿吗？

梁双牙骂了一句城里人，然后问，村里都有谁还乡啦？

荣汉俊村长扳着指头念叨着说，有文庆、杨双柱、败家子、康乐大伯、振良一家子、宽富一家子、广田一家子、徐大姐……他又说，多啦，有七十多户，也没见他们阔到哪儿去！也就是人家杨广田，卖菜发了点儿财，一回来就闹腾着要地种大棚菜，还说要把房子推了盖小楼！





梁双牙喜忧参半，没说话，他喜的是村里又有了人气儿，忧的是自家这售粮大户怕是做到头了。于是两个愣坐着，有一阵儿没说话，梁双牙看见，荣汉俊的目光落在屋北墙上的锦旗奖状上了。这一墙的锦旗奖状都是他和爹从县里、乡里捧回来的，什么售粮食大王、劳动模范、小康之家……他觉得，这是梁家的荣耀，也是蝙蝠村、蝙蝠乡的光荣。

荣汉俊轻轻撇了一下嘴，仍然感觉不舒服，但他什么都没说。梁家与荣家有世仇，但他身为村长，大面上过得去，男人嘛，得讲面儿！更何况梁罗锅也曾有恩于他。他只想梁家给蝙蝠村带来的荣誉，也就等于是他荣汉俊的荣誉。毕竟他是一村之长呀！其实，荣汉俊开始扶植的是高家和周家。这两家的人口和土地都不比梁家少，可就是不如梁家人勤快，还净想歪点子，种地投机取巧，结果总产和单产都比不过梁家。荣汉俊恼火，只好把荣誉给了梁家。而今面对这扇墙，他眨巴着眼，脖子直了半晌，想说点啥又咽了回去。

梁双牙只能看见他的侧脸，看见他那只肥肥的大耳朵。

院里老牛闹棚，院门就打开了，有一男两女走进来。梁双牙知道他们都是城里人，是针织厂的工人，工厂停产放长假，他们就到乡下来打工。这仨人是领班，男的负责玉米田和稻田灌水，女的负责采摘头茬儿棉花。都是计时包工，每天都要发一遍工钱。城里人说半月领一次吧，梁罗锅却喜欢日日清，一是不留啰嗦，二是为城里人发钱是件格外痛快的事，每天发，就每天都痛快一次。

梁罗锅从后院回来，进屋与荣汉俊打了个招呼，就抱着钱匣子给城里人点钱。递过钱的时候，老人还要叮嘱几句农活儿要领，城里人乖顺地走了。

唉，罗锅也老多啦！荣汉俊看见梁罗锅，心里不禁感叹，





日子不饶人啊，当年的罗锅，哪是这样！

梁丙奎老爷子的一身傲骨，几乎在长子梁罗锅身上没有多少体现。梁罗锅落下一身的病，胃疼的时候也不吃药，只是拿老伴玉环给他准备的黄豆往嘴里扔，他舍不得花吃药的钱，而且田里的活儿逼得他没那份空闲上医院。如今赶上粮价上涨的好年景儿，老人掐算今年秋收会有大进项。他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，还想好好地干一程子，没承想，荣汉俊村长一开口就将他噎住了。他真没想到，秋天里还乡的村民要抢他的土地了。梁罗锅脸阴着，后背哆嗦起来。

荣汉俊吸着烟说，没办法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呀！我也想了几天啦，跟村委们碰了头儿，都没啥好招子，人多嘴杂，耕地越来越少了。就说村北那片地吧，乡里宋书记的小舅子围了地，说要买下给台商搞造纸厂，可圈了一年多也没动静，占地费还欠着哩！

梁双牙说，咱村多缺地啊，那就把它收回呗！

荣汉俊为难地说，宋书记能依？就是表面依了，从哪儿不能给你一双小鞋穿？再者说了，你二叔梁乡长也难办啊，为给你家争出点儿地来，他能张这个嘴吗？

梁罗锅梗着脖子说，不管村里地多地少，咱的承包可是有合同的，承包期十年。咋着，咱政府的政策又变啦？也大腿上号脉，没准儿啦？

荣汉俊村长看着他说，唉，政策没有大变，可下头小九九多哇！你是知道的，当初地撂荒着，县里、乡里逼着我跑城里找人，我才去把你们家双牙和大立哥儿俩找回来，当时是给你们许下愿的，说好十年不变。可是俗话说“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，莫笑叫花子穿破衣！”我蹲着十年没跑儿，谁承想他妈的刚三个年头，土地又吃香了，村里人不用找就自己往回颠儿！

